



XIAN JIA SHU HOU JIA REN

# 先嫁书 后嫁人

兰格格 著

也许嫁人从来没有什么道理可言，爱情也无路可寻。

然而满街寻找爱情的人群里，依然坐在书桌前的那个女生却成了第一夫人。



中國工商出版社

# 先嫁书后嫁人

兰格格 著

中国工商出版社  
2009·北京

**责任编辑** 李 程

**封面设计** 阿 锐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先嫁书后嫁人/兰格格著.—北京:中国工商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80215-356-1

I . 先… II . 兰… III 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5113 号

---

**书名**/先嫁书后嫁人

**编著**/兰格格

---

**出版·发行**/中国工商出版社

**经销**/新华书店

**印刷**/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

**开本**/787mm×960mm **1/16 印张**/13.625 **字数**/204 千字

**版本**/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数**/01-5000 册

---

**社址**/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育芳园东里 23 号(100070)

**电话**/(010)63730074,83670785 **电子邮箱**/zggscbs@263.net

**出版声明/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---

**书号**:ISBN 978-7-80215-356-1/I·4

**定价**:22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本社负责退换)

# 兰格格不是那个招呼我看上帝的人

## (代序)

你怎样形容孤独?

高贵的、凄清的、伤感的……总之，孤独是一种偏冷的感受。

然而兰格格的文字使我感到一种温暖的孤独。

很多出国的人写东西。跟以前的乡愁主题相比，这些年来似乎味道不怎么好。多是表达某种比较和思考，掩饰不住一种笼外鸟看笼中鸟的优越感。像三毛那种纯粹的旅人很少见了——她只在意生活，任何地方都只构成生活的背景；除此，它们并不具有我们意淫中的先验的伟大意义。而这些年来，有太多的写作者努力诠释他们旅行过的国度的伟大意义，就像故事里的那个孩子，大早晨跑出去朝屋里喊：爸爸，快出来看上帝！

兰格格的文字让我想起三毛。不同的是，三毛太强烈了，而兰格格……怎么说呢，我不太愿意使用标准的文学评论的语言来描述她的风格，我宁愿这样告诉各位：

这是个北京女孩，模特身高，满族。前年她回北京，我们见过一面，面相里可以看出明显的通古斯血统。不怎么说话，通常是用微笑来回应别人的话头。不好意思问她身世，不过大致可以断定祖上是经历过场面的。

留学卡尔加里，一个举办过冬奥会的加拿大城市，从文字里可以看出她旅行过很多地方。兰格格是她的网名，我们在网上认识好几年了。网上有一批人追看她的文章，

我猜不少人想娶她。

但愿兰格格不要看到一个娶字就不高兴。嫁也好娶也罢，在这里只是表示喜爱的程度。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，由于喜爱那些文字，进而对作者产生超出文字之外的遐思。

假如娶了兰格格，大概你会终日面对一个唠唠叨叨的女孩子（这跟见面时的沉默印象，似乎形成了蛮大的反差）。不过你应该不会反对她唠叨，至少她比三毛节奏快，信息量也大。简单一句话，她善于把不同时间、不同国度、不同情境下的各种生活片段和感受，快速裁剪拼贴成一件件工艺品。而且欣赏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：哦，她这段想说加拿大，那段说的是法国。生活本不必有那么多畛域之见，它应该只代表亲历者的个人品牌，比如三毛牌，兰格格牌。

如果只是这样，也许你会说：我也能做到啊！也许吧——不过我已经看到太多的作者，就像我前边提到的“快出来看上帝”，似乎总有一种我不怎么喜欢的味道。

幸好兰格格不是那个招呼我出去看上帝的人。她只是描述不同场景切换中的生活体验，其中贯穿的就是孤独这两个字。

然而别人的孤独我是无法言说的——本质上那仅仅是一种个人感受，因此我建议你自己去读兰格格的书。在这里只想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愿意称之为“温暖的孤独”。

高更有一幅画的名字叫“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是谁，我们向何处去”。而兰格格几乎所有的文字，都在表达“我们从哪里来”。通俗地说，也就是你时刻都可以从中读到一种乡愁的况味。当然，对于兰格格的年纪，乡愁这个词是大了点也老了点，她只要告诉我们，当生命的背景和现实场景掰开揉碎掺和在一起，一个人——具体来说是一个女孩子——将如何面对，也就是“我们向何处去”。

当然几乎所有的海外作者可能都有这种意识，但不同的是，有太多的人，或者他们出去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或者由于某些原因被迫离开，或者在国内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非常不好的记忆，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们急着招呼看上帝的心态。而这些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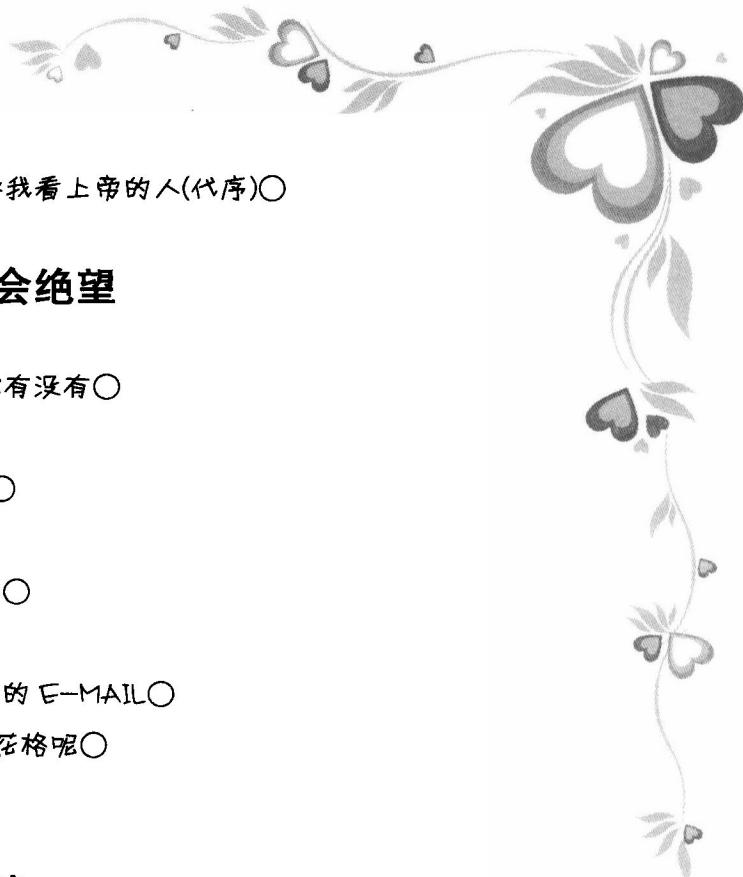


西在兰格格的人生经历里边可能都没有,因此她干净,她并不认为哪边是好的,她只是经历着生活着。

与那些带着太多怨恨的写作相比,兰格格让人感到温暖。

李方(腾讯网副总编)

2009年3月



001 兰格格不是那个招呼我看上帝的人(代序)○

## 爱一个人才不会绝望

003 爱情的另一半版权你有没有○

005 谁在这里等过你○

009 跌入尘埃,开出花朵○

012 心手之间○

015 爱一个人才不会绝望○

017 陌生人的情书○

019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 E-MAIL○

022 杜十娘和 Burberry 花格呢○

025 亲爱的小孩○

## 开花植物在流浪

031 绿手指○

035 五分钟到天堂○

038 我在路上捡到你○

040 飞到哪里都可能(图)○

044 看了两万公里的云○

047 黑夜的一百四十公里时速○

051 每个姓氏都有一个故乡○

053 硬币识得异乡人○



○开花植物在流浪(图)	057
○想家的满城灯火	062
○谁家风雪皆飞花(图)	065
○巴黎那样的心动	069

## 爱你的千种风情

○七里香	075
○名画乳房	078
○当你真的老了	081
○爱你的千种风情	084
○但教落花不曾老(图)	088
○俊男美女的咖啡店	091
○静若空城	094
○羽绒枕头下雪天(图)	097

## 美丽得家财万贯

○中国美女	103
○一个时代的华衣	105
○魔鬼和天使谁更有魅力	108
○美丽的 IMAGE:女性参政	111
○看看美女(图)	114
○美丽得家财万贯	117

- 170 这里盛产女总督○  
176 加拿大最骄傲的美丽面孔○

## 拥抱世界上最帅的兄弟

- 131 嫁人要嫁好兄弟○  
133 绅士的定义○  
135 李宗盛和男人的爱情(图)○  
139 拥抱世界上最帅的兄弟○  
141 王子一样的男人○  
144 若是才子坏人兼具○  
147 帅哥年代代表(图)○  
151 爱了谁娶了谁○

## 咖啡杯里的一天

- 155 亲爱的日子变成了钱○  
159 证书证书满天飞○  
161 咖啡杯里的一天○  
164 不爱宠物爱什么○  
167 终于成了少数分子○  
169 美女领袖时代的来临○  
172 中国人何时才能知道幸福与GDP无关○



## 淑女是怎样炼成的

○淑女好球	179
○我有一匹奔跑的马	183
○撞走了沙发的滑雪板	188
○淑女是怎样炼成的	193
○顶着盖头披婚纱(图)	195
○吾家有女毋须嫁	198
○嫁人难是一个全球性问题	201
○现在流行单身妈妈	203
○先嫁书后嫁人	205



爱一个人才不会绝望







## 爱情的另一半版权你有没有

听说有人给三毛出了一本《三毛私家相册》，说是给三毛的“粉丝”的追忆之路。假如我在北京，这本书是一定会买的，就像我知道和同事们下班一起在大街上喝啤酒聊八卦、看市场上又出了什么新款汽车一样，其实什么意义都没有，但我依然会去做。然而三毛早就离开了，而且是决然弃世而去的，我常常诧异的是：她为什么没有离开得更早？

她曾经书写了那么多沾满撒哈拉大沙漠金色沙粒的爱情。当荷西离开人世以后，关于他和她们的爱情一版再版，中港台以百万的数量发行。然而深爱荷西的三毛没有和他一起走，随他去——这个想法也许过于偏激了，然而我还是固执的认为她至少应该一夜白头。然而她长发依旧，虽不肯快乐却是热闹。当着人哭、当着人怀念，而且继续恋着走着，曾经的爱情也成了脸上一颗美丽的“泪”妆，她甚至因此更动人。

还有出版《爱你就像爱生命》的李银河。年轻时候她收到的情书是王小波写在五线谱上的。然而他死去，她依然活着；她自然应该继续活着，若不能爱得有如生命，也可以随他淡逝了。然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开始大声地念起小波写的情书。不是在闺房，不是在天山湖畔，而是当了很多读者的面。我其实因为喜欢王小波而喜欢她，以为小波深爱的女人必然是会悲痛欲绝的。对于爱情，我一向以为爱情是爱中唯一要自私的一种。甚至情书，也应该是私有的。那么当初，小波的情书断然不是写给其他的女人们像听流行歌曲一样分享的，他去世后就愿意了吗？

其实，我这样抱怨，是因为在朋友客厅又见到那本伊能静的《生死遗书》。这是本旧书。写作时，她的哈林是和那个她刚刚结婚却爱了多少年的人。伊能静是我小时候喜欢的歌手，所有卡带年代的音带我也全部收集了。然而，第一次见到《生死遗书》时，这样沉重的书名和爱情让我突然恐慌了：我生怕哈林假如不测，她不会去死，不但不会去死也不会从此寂寞，不但不会寂寞，还会说更多的爱情掉更多眼泪出更多的书。我记得，当时因为这一点，我希望哈林活得天长地久。因为我毕竟不知道，一个男人给爱人的曾经浓烈的爱情，是不是到他离世的时候还可以使自己的爱人忧郁——却更加富有。

然而，今天童话里的伊能静和哈林已经劳燕分飞。

在书本里翻卖爱情的人，爱情的另外一半版权她们到底有没有？

只记得当年有一个叫做陆小曼的女子，据说是交际花，以热闹为爱好的漂亮人，待那个多情的诗人飞机失事以后，从此就销声匿迹。抛了有一圈好事的纷纷扰扰，布衣素颜的深居简出。假如她还有一点好处或者不聪明，那就是，她竟然没有写一本关于她和徐志摩的书。

当年那个读《哭泣的骆驼》的少女，长大后断然不会买那本三毛的画册。她以为三毛在失去荷西以后就不应该这样的在世界上摇晃了，那个深爱荷西的三毛早就不在了。即使她在，也应该白了头。更不要说，现在她离开了以后，还有人贩卖她过去的爱情，炒作她的离世的淡漠，偏要她热闹。

可是我终于发现，那个读《哭泣的骆驼》的少女其实不在了。她既非青丝也非白发，她的头发在慢慢地、慢慢地一根一根的变白。

慢到她自己都不爱自己了。





## 谁在这里等过你

《东京爱情故事》是如初恋般久远的电影，赤名莉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日本人。因为她唇红齿白，眼神天真，因为她诚实地爱一个人——就那么喊着他的名字飞奔过去。所以，当她撑着红色的雨伞站在打了烊的餐厅前等候失约的人，我开始为她心疼，并用看尽红尘般的口气说：“你永远等不到那个甘心让你等的男人。”

这样的语气让我的室友怀疑。她问：“你等过吗？”我摇头，咬了嘴唇仔细想了想，再次摇头。那个给我补病假缺席考试的教授除外，他让我等了45分钟。

莉香站在那里，从7点钟一直到打烊，撑着红红的伞站在雨中。有一个叫尾生的青年抱着柱子等他的情人，灭于洪水。而那部以这个古典爱情为名的外国电影，战时的芭蕾女演员没有等她的恋人，却在车站里偶遇。张爱玲以为她懂了爱情：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。”然后她刚巧遇见了胡兰成，追随了，懂了，却终于没有握住那一个人。你在这里等一个人，永远不如在这里刚巧遇见，然而你于千万年之后的“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却不等于厮守一生。

那么，你是愿意等待，还是愿意遇见？

那么，你在这里等过谁，而谁又曾经等过你？

据说有一个统计学的假设：如果你在城市的一点待够足够长的时间，那么你可以碰见这城市所有人。这个假设是要交通够发达，而人的寿命又可以活足够长直到相遇。那么我们是在相遇呢，还是在等着相遇？如果我们总有机会在人群相遇，并且遇见

爱上的那个人和用一个支点支撑起地球一样神奇，它支撑着我们相爱的奇迹。

初中的时候，下雪天，我在教学楼拐角碰见隔壁班的男生，他曾经和我在全校大合唱前一起朗诵。我们几乎撞在一起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雪球，冲我灿烂地一笑。

高三的时候，一个男生在教学楼前的路灯下等我。他穿着白衣，我走过的时候，他吹起口哨。我问他：你等我吗？他回答：刚巧遇到。

某一年春天的时候，经过海德堡山腰城堡的一棵大大的樱花树，风吃过，十米以内的地方就洒满了花瓣。我在那十米中，被一片粉白的花瓣泼洒得几乎落下泪。似乎是我千万年前知道的。有一个春天，在这里。

去年冬天的时候，和朋友在 LAKE LOUISE 滑雪，从一千多米的雪山上滑下去，山腰有一个乐队正在开现场的演唱会，雪突然象春天的花瓣一样洒下来，花瓣间拨动的是山下电子钢琴的高音。我被击中，我早就梦见过，某个冬天，有这样的音乐雪。

我如此深信那一种奇迹，因此不愿意等待，缺乏耐心。

或者说，对于一个从出生起，襁褓中就开始在火车旅行的孩子，一个 9 岁前每年坐至少一次火车旅行的，一个 5 岁就展开信纸给两天一夜火车距离外的父母写信的孩子来说，等待是那个装满漂亮衣服的小小行李袋；你把脑袋搭在上面睡觉，一个火车站都是满满的噪声，像一张包过烧鸡沾满油迹皱而肮脏的报纸，只有我在其中是那个小小的红点，那时妈妈给我穿的是红色衣裳。等待就是你的冷眼旁观，等待就是你的孤单深入骨骼。世界是转动着的，而你静止。

一切都太晚了，当中学时代看完了可以看到的所有名著读懂了那些诗歌，就再不肯仔细再仔细地去读一本书，去深思一件事情，我想我不读《红楼梦》是出于故意，那些心思慎密的小姐们不会可爱过那个烧火丫头杨排风。体会了阅读的孤独，就体会了等待的万劫不复。从其中我想像着爱情的深渊，你深深跌入，那其中必定只有你一个人。你手拿小刀刻了又刻，那一定是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容貌。我是否避免着深深爱上一个人？

我喜欢那种烟火气，我喜欢那种烟火气的男人。那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笨笨男



人拿他种的庄稼换一束蓝色的纱绢花束发。他不要我等，他等在那里不会失踪，因为我没有耐心。这个世界大得可怕又充斥了越来越高速交通工具。那种种聪明用来记得每一种菜谱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，我买回一星期的杂货，会记得每一种蔬菜的价格分毫不差，教自己在意那挣来的每一分钱，也使每一分钟在办公室的时间都沾沾自喜。

可是，一切还是太晚了。等在发烧的梦中，全是在机场徘徊的情景，从这个机场到下一个机场，从这个机场到下一个机场。我终于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，好象总有人从背后望着我，让我不敢落着泪回头。一切还是太晚了，无论有多少朋友，无论有多少人的热闹，那种寒冷已经深入骨骼，是任凭愿意服从庸俗的乖巧也无法挽救的。

那一个深夜直到天明，整理出三年来写的文稿。天色已经放亮，去洗了长长的头发。常常是一个人的夜晚，点了香烛，放着音乐在一大片绿色的植物旁想像着陷入热带的雨林。湖泊，雾气，大片绿叶的植物香气，那些文字全是湿漉漉地从不曾曾在城市里的街道晾晒过。

把长发梳直，再坐到桌子前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一直在文字里等待着自己。那些被辜负的美好时光，那些不肯等待疾步而去的决绝，都换成了文字里的轻纱罗裙，低吟浅唱。

Frida 用大片的色彩，黑暗里面的鲜红，来描绘穿透身体里的疼痛，那痛不可及，那自我挣扎，那通过自己的痛认识到他人的痛。阿伦特在被自私的海德格尔伤害后的多年，依然为可以重逢而欣喜，迫不及待的和他再次建立起情谊。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写到：爱情是女人的最高使命，当她把爱情指向男人时，她是在通过他去寻找上帝；然而她和沙特一生为盟无法真正分割的爱情，似乎给她开启的道路并非上帝，而寻找到了自己，一个作为女性的自己。通过自身，她看到的还有其他的女性，看整个世界用的是自己的爱情，自己的感悟。

爱情是女人的最高使命，通过爱一个人，她们寻找上帝，也找到自己。我终究成长的那一刻，发现通过一条漫长而巨大的在文字镜框里看着世界，遇见了自己。除此之外，那文字一无所意。如同安娜·德·诺阿耶陈述过的自己的布娃娃，这些文字成为一